

五洲文庫

戈巴喬夫正傳

美國《時代週刊》編著



安定出版社



戈巴喬夫正傳

原著 美國《時代週刊》
翻譯 談燕 田原

五洲文庫

戈巴喬夫正傳

作者 (美國) 《時代週刊》

翻譯 談燕 田原

出版 泛德思有限公司

製作 安定出版社

主編 王蘊鑫

執行編輯 任庭祚 燕京

植字 白鴿有限公司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發行 繁榮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一九九一年十月

定價 四十五元

國際書號 962-429-076-8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戈巴喬夫：邁向「自由化」？



戈氏伉儷在度假（一九八六年）

蘇聯新聞社所發的戈氏標準像，留意頭部胎記已被「消除」（一九八八年）



「動亂」中訪華（一九八九年五月）





信場上的聚會：戈巴喬夫與列根（一九八八年）

戈巴喬夫與前西德總理科爾（左）：
締造「新歐洲」（一九八八年）



列根：我們加深了相互理解（一九八八年）



目錄

美國《時代週刊》序	1
戈巴喬夫的童年	19
大學生活	39
在斯塔夫羅波爾從事地方工作	66
應召去莫斯科	90
改革家	112
戈巴喬夫的一天	147
夫人賴莎	168
戈巴喬夫出訪華盛頓	191
戈巴喬夫言論摘抄	223
戈巴喬夫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前的大事記	234

附 錄

（戈巴喬夫訪華實錄）

戈巴喬夫與中國青少年通信

「祝北京人民萬事如意，生活幸福！」

美國《時代》週刊序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午，列根在華盛頓白宮宴會廳，會見戈巴喬夫。兩位領導人坐在暖烘烘的壁爐旁會晤的情景，通過電視台現場直播，傳遍了全世界。此時，夜幕已降臨莫斯科，在市區交通幹線克里姆林宮大街兩旁的一幢幢高樓腳下，在整個蘇聯首都，穿着各種禦寒衣服的市民們頂着狂風和寒雪奔忙着。阿爾巴特地鐵站口，平時用於做蘇聯電影廣告的大幅屏幕，正播映着兩位領導人會晤的鏡頭，它吸引着不少過往行人。高音喇叭用俄語播送着美國總統的講話「……埃默森曾經寫道，『所謂純粹的歷史並不存在；世上祇有一個個人物的傳記』。他想通過這句話來說明，僅僅用武力和客觀因素來描繪歷史是不夠的」。

無獨有偶，戈巴喬夫的講話也引用了埃默森的一句話：「做一件好事應得的報答，就是完成此事後享受到的樂趣」。在這位二十世紀（或許也是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訪問華盛頓之際，賓主雙雙援引十九世紀一位先驗主義哲學家的言論，這是當日出人意料的一個奇聞。是啊，列根和戈巴喬夫之間有着天壤之別，他們真算是絕無僅有的一對。一邊是列根，往日的電影演員，而今七十多歲的政治家。他反共透頂，以其激烈攻擊蘇聯的言詞而聞名於世。他曾說過，蘇聯是由一幫「濫用職權、罪惡滔天、專事撒謊舞弊」之徒統治的「邪惡帝國」。此時此刻，列根眼望着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街上蘇聯的錘子加鐮刀旗與美國星條旗一起隨風飄揚，似乎並不介意。另一邊是戈巴喬夫，他信心滿

懷，神采奕奕，年富力強；他雖脫胎於斯大林時期的官僚機構，如今卻是一位大膽的改革家；戈巴喬夫這次出訪華盛頓，還帶着蘇聯當代新女性的象徵——容貌俊俏的夫人賴莎。

克里姆林宮領導人是來同列根談判裁軍問題的。然而，他的訪問同時也是對美國總統的一個挑戰，旨在爭奪「偉大對話者」的稱號。這一回是兩位領導人的第三次會晤，他們決心消除兩類核武器，並親熱地以「羅尼」和「米哈伊爾」相稱。當然，彼此的稱謂是一個具體細節，但卻具有重要意義。因為，會談結果取決於兩位領導人之間關係的親疏。

早在分別於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六年舉行的日內瓦和雷克雅未克最高級會晤時，他倆的直接關係就得到了深化。現在兩人又在華盛頓見面，列根援引埃默森關於歷史上個人作用的格言，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這一次會晤的背景。他是藉此來進一步強調與戈巴喬夫直接交往的重要性。他在講話中還宣佈，下次會晤定於一九八八年在莫斯科舉行。

埃默森的觀念看來也可以視作是指導未來的準繩。關於列根，人們從政治和心理角度對他進行剖析，已寫了二百餘部書籍予以介紹。戈巴喬夫則不同，他在衆人眼裡迄今仍是一位頗為神秘的人物。儘管他在蘇聯推行「公開性」政策，可是外界，尤其是西方依然對他的私生活情況所知甚少。以往出版的描寫戈巴喬夫的大部分書籍雖有一定趣味性，且引用了翔實材料，但更多的筆墨是論述蘇聯的政治和社會體制，很少談及克里姆林宮頭號人物的日光生活狀況。

鮮為人知的戈巴喬夫相當快地登上了執政舞台，這一事實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撰寫人物傳記方面存在的缺陷。克里姆林宮問題專家們祇能靠研究一些零星散亂的材料去揣摩。在蘇聯幾乎找不到甚麼

有關戈巴喬夫出身、成長和私生活情況的書籍；而且他本人在著文和發表談話時不願涉及自己的生活問題。因為，戈巴喬夫執意避免滋生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搞「個人崇拜」同史大林執政時頌揚「獨裁者」豈不一樣！戈巴喬夫的少年時期是在史大林主義盛行的環境中渡過的，他對此記憶猶新。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下台時的罪名也是搞「個人崇拜」；不久以前，似是在戈巴喬夫本人施壓的情況下，勃列日涅夫同樣受到了這方面的指控。戈巴喬夫拒不透露其私生活情況，同時反對蘇聯新聞界爲他歌功頌德的傾向。克里姆林宮的官僚們則效仿主子的做法。最近，一位蘇聯高級官員對我的幾位同事談到，他曾在大學裡結識了總書記。別人問他：「當時戈巴喬夫怎麼樣？」他沈思了片刻，然後微笑着回答：「不記得了。」

蘇聯官方發表的戈巴喬夫生平相當簡短，猶如一份履歷表，概述了他在黨內活動的生涯，而絲毫沒有披露他的私生活情況。比如，連他有無兄弟姊妹也沒有提及。據說他有個務農的兄弟，但誰也似乎不知道其兄弟的名字和年齡。另有人說他有一個妹妹，但這一傳聞也無從證實。

《時代》週刊通過多種途徑，收集了衆多資料，指望彌補有關戈巴喬夫經歷的空白。該雜誌社派駐蘇聯及其它地方的記者，採訪了總書記的許多同事，其中有這位農民後代的同窗好友，也有在戈氏人生旅途——從故鄉斯塔夫羅波爾起家直到入主克里姆林宮——中曾經與之相遇的其他同僚。數年來對戈巴喬夫進行專題研究有了結果。然而，祇是在我與同事們認真考慮評選一九八七年世界風雲人物時，才算真正下決心就此寫一本書。自一九二七年以來，《時代》週刊每年都要推舉一位給當年國際時事留下最深刻印記（不管是好是壞）的人，把他立爲頭號新聞人物。鑒於一九八七年戈巴喬夫在國

內與國際舞台上十分活躍，遴選該年度的風雲人物並非難事。戈巴喬夫其人激發了我們的極大興趣，而人們對他的了解卻微乎其微。經過博採廣集，我們終於找到了有關戈巴喬夫的大量鮮為人知的材料和圖片。當時我們發表了一組有關「一九八七年世界風雲人物」的文章。在這之後，我們自己，還有衆多的讀者，仍然感到不滿足。這種「饑餓感」驅使我們進一步調查研究。現在，一部着力刻畫主人公現實生活、描寫栩栩如生的戈巴喬夫傳記終於問世了。我們認為，該書是介紹這位克里姆林宮非凡領導人的最爲全面、最爲詳盡的一本傳記。

《時代》週刊首次冒昧出版書籍。六十多年以來，本社編輯部集中精力辦好每期週刊。這一回我們進行了新的嘗試，品嚐了其中的情趣並吸取了教益。我們忠於埃默森的觀念，期望該書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平衡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在人物傳記方面存在的傾斜現象」。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戈巴喬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時代》週刊上。有關介紹文章指出：這位「頗陌生的」年輕中央書記多虧了他本人的運氣、政治上的靈敏以及蘇共政治局對他的照顧，才得以幸免承擔當年農業歉收的責任。一九八三年，國外對他還不怎麼熟悉，這一年美蘇關係跌到了二十年來的最低點。同年三月，列根在佛羅里達州福音主義者集會上發表了題爲《邪惡帝國》的著名演說。兩個星期後，列根披露了他的「星球大戰」計劃，其正式名稱是「戰略防禦計劃」。據美國總統所說，戰略防禦計劃將使一切核武器「喪失威力，成爲過時的東西」。至於列根指望用此手段對付的核武器究竟來自何方，誰都清楚。

九月，蘇聯提醒外界人士，它也擁有自己的戰略防禦系統，儘管這些防禦系統並不那樣新穎。在

一月份，一架載有二百六十五名乘客的南朝鮮民用波音客機，因闖入蘇聯領空而被一架蘇聯蘇霍伊十五戰鬥機擊落。還是在九月，蘇共政治局發表了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簽署的一份公報；眼看日後同列根當局的談判因此要受到嚴重影響。在此期間，由於美國即將在歐洲部署中程導彈，東西方關係明顯趨向緊張。十一月底，這些導彈運抵歐洲大陸；幾天以後，蘇聯外交官離開了日內瓦裁軍談判桌，以示報復。但是，在核武器時代他們不得不就此止步，強制自己像赫魯曉夫所說的那樣「和平共處」。從政治角度看，冷戰是不行的；至於「熱」戰，它無異於軍事上自殺。

爲恢復某種程度的諒解和禮尚往來，兩個大國都需要有靈活機智的外交家。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四年，蘇聯所缺少的正是這樣的人。這段時期，無論從本文還是從引申意義講，克里姆林宮的首腦都是靠人工呼吸裝置來維持生命的。蘇聯官方報導「安德羅波夫身患感冒」，稍後又說是「身患重感冒」。實際上，他因腎功能衰竭正走向生命的終點。面對一些人，特別是國家領袖瀕臨死亡的威脅，蘇聯政府感到束手無策，列寧、史大林和勃列日涅夫謝世時都是如此。在蘇聯，政府更迭總要帶來危機。說來蹊蹺，在世界上這個「集權最甚」的國度裡，每次新領導人接班都似乎潛伏着動亂的危險，國家元首從未體面地引退。要麼死在職務崗位上，如列寧、史大林和勃列日涅夫；要麼被趕下台後無聲無息地一命嗚呼，如赫魯曉夫，和他的前任馬林科夫。蘇聯頭號人物無法承受衰老、喪失軀體功能和死亡引起的政治後果，其原因很簡單：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來，蘇維埃制度一直是建立在奪權、集權和鞏固政權的基礎之上的。蘇維埃國家沒有設想一種在傑出的政治家逝世後能夠分擔或移交權力的機制。

一九八三年底，安德羅波夫彌留之際，蘇共政治局的元老們聚集在他的床前，因確定繼承人問題而左右為難。是否應照顧這些元老，在他們中間選一名總書記？此舉當然可以確保連續性。但這又能維持多久呢？！可是，若選一名較為年輕的人，顯然要擔更大的風險。蘇聯領導人自詡為革命傳統的捍衛者。但實際上，他們往往是十分保守的政治家。

一九八四年二月安德羅波夫去世的時候，某些蘇聯問題專家預測，繼承人將是戈巴喬夫。然而可敬的蘇共長輩們又一次把寶押在一匹老馬身上，結果再次失利。一九八五年三月，勃列日涅夫的忠實追隨者契爾年科死於心肌梗塞。結局是：安德羅波夫主宰克里姆林宮十五個月，契爾年科十三個月。蘇聯政治局陷入了一種不祥的尷尬境地。死亡的氣氛開始籠罩莫斯科紅場！莫斯科電台不再播放柴可夫斯基的哀樂，生怕招引不健康的議論。為挽回面子，克里姆林宮的官員們轉向戈巴喬夫。他既能給國內政治注入活力，又能在國際輿論陣地與列根抗爭。

戈巴喬夫是由克里姆林宮的鐵腕人物、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提名的。他在黨中央委員會講話時，對戈巴喬夫作了如下評價：「他這個人笑容可掬，可是有着鋼鐵般的堅硬牙齒！」世人對這句話不可能不注意。戈巴喬夫當時五十四歲。蘇維埃聯盟終於選擇了一位年紀較它的歷史要輕的人掌舵。假設戈巴喬夫能與勃列日涅夫同壽，那麼他將執政到二〇〇六年。然而，新入主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將在歷史上留下甚麼印記呢。是他的笑容，還是他的利齒？

全世界各大報紙均在頭版刊登了戈巴喬夫的照片或有關消息。有趣的是，人們第一次看清了他額頭上還有一塊紫紅色的胎記。而在此之前，蘇聯報刊總是小心翼翼地通過修版把它抹去……

戈巴喬夫迅即採取了行動。他把權力剛抓到手，就在蘇聯向酗酒陋習宣戰。他一反前任的做法，

頻繁外出視察。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他在工地露面，時而戴頂安全作業帽，時而戴頂自己非常喜歡的氈帽。每次出國正式訪問，都有風貌娉婷的愛妻賴莎伴隨。政治上，戈巴喬夫很快就鞏固了取得的權力，排斥了自己的主要對手。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羅曼諾夫突然「決定」退休，傳說是進了一所反省院。

漸漸地大家開始使用「戈巴喬夫時代」這一措辭。無論是在蘇聯還是在西方，人們明顯地察覺，戈巴喬夫在國際政治格局中代表着一種新的、能夠改變世界面貌的力量。

在國內政策方面，戈巴喬夫採取了一些措施，旨在克服腐敗現象，力求給蘇聯官僚制度增添生機。他痛恨令人難以忍受的國家惰性，冀望徹底改變蘇聯的面貌。他想把強大但又落後的蘇聯建設成爲一個擁有現代化技術和經濟的國家。他闡述說：「蘇聯應該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這句話坦率得令人吃驚，其含義是：蘇聯一旦裁去了三百七十萬軍隊和二點五萬枚核彈頭之後，對第三世界是有好處的。至於「第二世界」，就讓它進歷史博物館吧！戈巴喬夫對自己領導的國家愈來愈持批評的態度。在這個信奉馬列主義的國度裡，他已不再談論簡單的改革，而聲稱要進行一場真正的革命。他引用列寧的論點指出當領導階級不再能夠——無產階級不再願意——維護舊制度的時候，革命就會爆發。這種說法無疑能誘惑那些與自己政見相同的人，卻也容易激怒衆多寧願維護現狀的對手。

一九八六年十月，列根與戈巴喬夫在雷克雅雅末克舉行第二次首腦會晤前夕，蘇聯代表團幾位官方發言人舉行了一次記者招待會，他們宣稱戈巴喬夫的改革在包括蘇共政治局在內的「各個階層都遇到了阻力」，這一驚人的表態含義何在？也許是呼籲西方支持戈巴喬夫及其盟友的政策，對付其黨內的保守勢力吧！

在對外政策方面，戈巴喬夫試圖緩和東西方關係，爭取能有一個喘息時期，以便集中精力在國內實行改革，鑒此，他熱衷於同歷屆美國總統中反蘇最甚的列根直接對話；他覺得有必要用自己的誠意來博得國際公衆輿論的好感。

自一九八三年年底以來，美蘇裁軍談判就一直陷於僵持狀態。蘇聯已無法依靠軍事或外交手段阻止美國在西歐部署導彈。戈巴喬夫入主克里姆林宮伊始，就要求國防部、外交部以及三軍參謀部就上述僵局狀態作出解釋。不言自明，這是對其歷屆前任迄今所執行的外交政策的一種批評。戈巴喬夫堅持在軍事上不向西方讓步，但與此同時，他卻贊成對話。以往，克里姆林宮領導人不分青紅皂白，對任何建議都持令人討厭的「涅埃特（俄語：否定）」態度。美國外交官面前的蘇聯對話者始終是消極、愛反駁和固執的敵手。如今，戈巴喬夫希望打破堅冰，構想一種新的外交政策，即「達（俄語：同意）」的政策。

以往軍控談判的方式滑稽得很，過程如下：

美國代表團端坐在談判桌一邊，如同是在打撲克，而桌子對面，蘇聯外交官卻不玩這種遊戲，他們似是在下國際象棋，執黑棋防守。

戈巴喬夫巧妙地調換了雙方的角色。他出色地掌握了同時玩兩種遊戲的技巧。蘇聯遂就裁軍問題提出一系列建議，致使列根政府應接不暇。在這象徵性的撲克遊戲中，戈巴喬夫既洗牌又發牌，時而露底，時而故弄玄虛。在攤開的棋盤上，戈巴喬夫執白子布陣，他走棋胸有成竹，咄咄逼人，簡直與新登上世界棋王寶座的卡斯帕羅夫無異。

關於中程核武器問題，戈巴喬夫精心籌劃，力爭就所謂的「零點方案」達成協議：蘇聯方面銷毀SS—二十、SS—四和SS—五等整整一個系列的導彈，以此換取美國方面撤走和拆除一九八三年以來儲存在歐洲的潘興Ⅱ和其它巡航導彈。「零點方案」本是列根在一九八一年提出的，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華盛頓首腦會晤期間獲通過。列根對此感到滿意，該協議對戈巴喬夫來說也是一個勝利。的確，蘇聯防禦政策的要點之一，就是制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蘇聯國土週圍部署中程彈道導彈。先前的蘇聯領導人均未能阻擋這些導彈運抵歐洲大陸，而今戈巴喬夫卻能成功地把它們請走。

戈巴喬夫在限制戰略武器領域也表現得十分靈活，同時又相當固執。蘇聯建議大幅度削減進攻性武器，期望美國方面也能相應壓縮戰略防禦計劃。蘇聯在契爾年科執政時期，曾要求美國完全、徹底地放棄「星球大戰」計劃。當時蘇方的這一立場無任何談判餘地，故也是不現實的，純係克里姆林宮的老一套哲學。列根企圖在空間建立一個對付彈道導彈的有效防禦系統。其實，就技術而言，美國的許多專家、科學家都懷疑列根這一夢想的可行性。他們仍致力於規劃戰略防禦方面各項高技術的研製活動。他們孜孜不倦地謀求別的良策，以改變現行以「恐怖平衡」為基礎的威懾政策。

一九八五年八月，戈巴喬夫在接見《時代》週刊記者時表示，蘇聯關於戰略防禦計劃的立場發生了重大變化。他指出：「空間科學研究活動應該繼續進行」。戈巴喬夫的言外之意似是承認，擬議簽署的限制戰略武器協議可以允許從事有關戰略防禦計劃的一些研究活動。他還含蓄透露，蘇聯也有自己的空間戰略防禦計劃。

《時代》週刊記者同克里姆林宮的總書記談了足足兩個小時，深深感到戈巴喬夫思想敏銳，態度

謙恭，秉性威嚴。記者們還驚訝地發現，戈巴喬夫居然使用宗教語言：「毋庸置疑，萬能的上帝賦予了我們足夠的智慧，我們定能達成協議」。有趣的是，當蘇聯新聞界報導這次談話內容時，「上帝」一語被單詞「歷史」所取代。

幾個月以後，即一九八六年七月，戈巴喬夫接受了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拜訪。會談結束後，尼克松給列根總統寫了一份備忘錄，介紹他對蘇聯頭號人物的印象：「戈巴喬夫與赫魯曉夫相反，他沒有自卑感，確實很自信。他像勃列日涅夫一樣難以對付，但更有涵養，更加靈活，更加敏銳……如果說勃列日涅夫談判時揮舞的是一把板斧，戈巴喬夫用的則是尖刀，是的，戈巴喬夫所戴絨手套的裡面藏着鐵拳。」

事隔三個月，即到了一九八六年十月，在冰島雷克雅未克與列根會晤時，戈巴喬夫的上述才能充分地顯示了出來。他在談判桌前一坐定，便以靈活、果斷的驚人態度，就軍控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折衷建議：實施有關中程核武器的「零點方案」；削減戰略武器；限制戰略防禦計劃科學研究等等。在那次安排在週末舉行的談判期間，列根和戈巴喬夫就戰略武器問題談得很深。然而，因列根認為蘇聯企圖徹底取消他的戰略防禦計劃，這次談判擱淺了。

爾後，戈巴喬夫調整了他對美國戰略防禦計劃的態度。他身邊的科學家和政治事務專家們認為，蘇聯可以對「星球大戰」計劃採取折衷態度，完全可能對戰略防禦計劃作出種種限制，從而滿足蘇聯的要求。

戈巴喬夫擅長採取「風險少、效果好」的行動，在這方面不愧是一位大師。他赦免了蘇聯著名物